

# 竟挑蝴蝶下山来

□ 王中平(重庆)

在以前普通农家，一日三餐，生火煮饭，都离不开柴。柴，能燃烧的植物都可以作为柴，这看似常见、容易有的东西却曾经在我家十分短缺，所以父亲不得不在农闲时去山上打柴。

打柴，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比农忙时收割粮食还要辛苦。距离我们最近的一座山叫宝鼎山，也有三十多里路，来回就有六七十里，如果打柴的人多了，还需要翻过两座山才有，路途会更远。宝鼎山很早就开始实行封山育林，所有的树木都不能砍伐。我们不能带任何刀具上山，只能用竹耙捞一些掉落的干树叶、干树枝。

打柴，必须选择天气晴好的日子，下雨天，是非常不适合打柴的。我曾随父亲去打过几回柴，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打柴这一天，凌晨两点钟，母亲就开始起床为我们煮早饭。母亲特意煮了白米饭，炒了一小碗回锅肉，这些食物，平时母亲是舍不得拿出来吃的。母亲深知打柴的辛苦，出门就得一整天，回来还需担一定重量的柴，所以出门前必须吃饱、吃好。

凌晨四点钟，天根本还未亮，我们已整装待发。父亲把篾条缠在杆担上，再在杆担上套一根绳子，我们把杆担背

在背上，像出征的战士，趁着月色，走到山脚，初升的太阳刚好挂在山巅。我们没有作任何休息，立即上山，在山上搜寻那里的柴好。父亲要求柴必须干燥、耐烧，我们找了将近一个小时，父亲仍不满意。父亲说，有一个叫皮夹沟的地方，很少有人去打柴，要是我们去了，也许还能捡到干树枝，父亲这么一说，我也同意了。

去皮夹沟，就要翻过两座山，蹚过一条山涧溪流，路更难走。出门时，我们脚上穿的是草鞋，草鞋轻巧，起脚，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皮夹沟，实际上是一条山谷的名字，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山上长满松树、杉树和各种落叶乔木，树木郁郁葱葱，树上不时传来各种鸟的鸣叫，像是在开一场盛大的露天音乐会，山谷里开满了不知名的野花，红色的、紫色的、蓝色的、白色的花朵，把整个山谷装扮得分外妖娆。一条山涧溪流从谷底潺潺流过，溪水清澈见底，能看见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我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吸引住了，站在溪流中裸露的大石头上，问前面走远的父亲：“我们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打柴？为什么不搬到这里来住？”父亲没有回头，我的话消失在茫茫

大山中。正如父亲所言，皮夹沟很少有人来，地上到处都是掉落的干树枝，我们很快就捆好一挑柴，准备下山回家。

“白云堆里捡青槐，惯入深林鸟不猜。无意带将花数朵，竟挑蝴蝶下山来。”担着一挑柴，穿行在山林间，行走在下山的路途中，一路有蝴蝶跟随，美景驱散了所有打柴的艰辛、路途的劳累，我成为一个真正的樵夫。

我和父亲把柴担回家时，月亮再一次挂在树梢，母亲早已煮好晚饭，坐在煤油灯下，等我们回来。

# 鱼的国度(组诗)

□ 戚宴(湖南)



## 鱼的国度

出生在洞庭湖畔  
年轻时游出去写梦想  
退休后，游回故乡的  
是我的老父亲

他在鱼塘边种植玉米、鱼草  
玉米用来喂鱼，鱼草用来养鱼  
他把他的每一天  
用力扔在鱼塘里，散开  
喂养鱼群

白云潜入水底，青草收割四季  
那在水中追逐并噬咬云朵  
偶尔跃出水面，顶撞蓝天的是  
父亲的鱼，它们把一个个日子  
拍打成亮晶晶的岁月

我的父亲眼睛闪闪发光  
他坐在塘墙上，看鱼群涌动  
一支香烟以缭绕的笔画  
摹绘鱼的辽阔、美妙国度

车流，在城市里游荡  
乡愁，在身体里跳跃  
月光下，我藏好身体上的鳍  
我，是父亲豢养的一尾鱼

## 父亲的鱼塘

于万籁俱寂中  
一声鸟鸣拨开晨曦  
炊烟，抱着公鸡打鸣的长音  
呼之欲出

父亲挑着空篋箕  
牵着灰蒙蒙的山丘  
走上了塘边，他的篋箕里  
有一把镰刀，闪烁岁月明亮的光芒  
他身后，是一片等待金黄的水稻

他在塘边剖鱼草，“咔嚓”的声响  
唤醒了群霞，鱼儿跃过水面  
倾听颤动晶莹露珠的天籁

丘陵有时在鱼塘中走动  
群霞，有时落在篋箕里  
被父亲挑回家

露珠和汗珠同时滚进泥土  
父亲还在弯腰收割鱼草  
他藏身在挺拔的青草中

——那不断被改写的命运  
又一再的，被默认

## 暮色里

落日刚刚挂上竹梢  
翠绿的菜园，羞涩着往后退了退  
母亲孵的鸡群，摇着尾巴  
准备进窝了

父亲坐在院子外面的竹椅上  
手中摇着蒲扇  
他前面是一块水田，晚风中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水稻，正努力  
换上一件金黄的外套

母亲在塘边洗衣，青石板上  
她用杠捶，一下一下捶打衣裳  
响亮的捶打声，拉扯着池塘和垂柳  
回到了很久以前

夕阳开始下滑，就要掉进菜园里  
老屋披着淡淡辉光，父亲眯着眼  
他眼内，游动着的几尾鱼  
泛起水光，偶尔溅起水花

这鱼，有时是父亲鱼塘中的青鱼  
有时，是借居在县城的  
姐弟俩

## 黄昏的城

□ 董司承(云南)

云层在天际铺开调色盘  
橙光紫霞交融缠绵  
摩天轮，静默的瞳孔  
凝望着城市的梦

楼宇沉静的岛  
接住落日余晖  
藏起白昼喧嚣  
晚风吹过阳台，吹响风铃  
谁在打捞斑驳的时光？

是我们，是城市中散落的星子  
在黄昏中沸腾  
将寻常的日子  
酿成诗行

# 九坝避暑记

□ 唐晓莹(重庆)

深呼吸，一口气登到了山顶，原以为美景就在眼前，没想到是一块约30平方米的空地，大概是要建一座观景台而未建的情形，周围还长满了影响远眺的藤蔓植物，已有大人和小孩在此席地小憩，或聊天，或留影，来来往往的长者、青年，无不面带微笑，心中充满喜悦……我想，他们或许更在乎爬山的过程，一路欣赏松林美景的惬意，至于山顶的风光，自然是美丽，令人向往的，但究竟有多美，多迷人，似乎已不那么重要了。

在九坝避暑，学习和玩可以兼顾，生活不会感到单调。今日的任务是去老九坝山堡社区，了解并感受那里的发展情况。在九坝镇街上乘201公交车约20分钟就到了九坝顺天府，一路蜿蜒盘旋，风景如画，感觉一会儿就到了目的地。我们一行去观瞻了娄山关大捷陈列馆，这里曾是娄山关大捷的指挥部，陈列馆里还保存着当年红军简朴的生活用品，看后令人感慨，深感在此避暑还能接受红色革命文化教育，追寻缅怀革命先辈，不觉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在山堡社区，一幢幢避暑房拔地而起，顺天府、香桂园等康养小区，夏秋季节入住率相当高，这里人口密集，街市繁华，尤其每晚演出的“村晚”，作为百姓大舞台，得到央视的报道和推介，可谓独树一帜，成为贵州文旅的一大特色品牌，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

回到避暑的雪山居，我喜欢站在三楼阳台上远眺对面的大山和村庄，还有我常去的九坝印象和十里云湖。那里连绵起伏的青山，那里如诗如画的湖水，都让我沉醉，让我流连忘返。

或是在增建的梓林山水生态园。一个湖，显然是人工造的，来回一圈就是一公里，宽宽的水上木质步道，附加一侧的水上餐厅，看上去挺有地方特色。曾经打造的两道文化长廊，能想象当时的人流量一定不小。而如今，投资者再次看好这里的商机，从建设的场地看，主要是增加娱乐设施及商铺。游客一来，看到一池清水，还有零星的垂钓者，加上周围有山倒映于池的幽静环境，整体感受定会不错。我在步道上走了一圈又一圈，发现池里有活鱼，也有死鱼的影子，原来水质并不好，难怪一垂钓者感慨道：“这鱼确实太难钓了！听说有好几斤一条的鱼，就是钓不上来。”看来，当务之急是要净化这里的水，让一池水活起来，其他的都会欣欣向荣。

离开这里时，我看到了一座名叫《母爱》的雕塑，让我更看到了这里的希望……离我们避暑的雪山居3公里，来时乘车，返回时步行，撑着太阳伞，一路看风景，也体验这里的风土民情。山上、地里几乎种植的都是玉米和烤烟，好不容易看到一块耕地，面积不到50平方米，这也不足为奇，毕竟山有山的长处，土有土的价值。这并不影响村民一日三餐都是大白米饭，日子依然过得知足而随性。

回到避暑的雪山居，我喜欢站在三楼阳台上远眺对面的大山和村庄，还有我常去的九坝印象和十里云湖。那里连绵起伏的青山，那里如诗如画的湖水，都让我沉醉，让我流连忘返。



云栖楼畔天如洗 李美坤 摄

# 父亲的警徽

□ 陈博涵(重庆)

经常加班加到很晚，工作上的事情他也很想得周到，所以他经常受到别人的称赞。也因为工作很少回家，对我的陪伴很少，哪怕是在周末，也有加班的时候，让他抽不出时间陪伴我。

然而，父亲的爱，从未因这长久的缺席而稀薄。它只是沉潜下来，烙印进另一种更深的年轮——那是他身躯上，一枚枚无声诉说的亲情勋章。

一个夏夜，我看见他臂上那道新愈的刀痕，如同蜿蜒的暗红色溪流，在灯光下静静流淌。“追个小毛贼，蹭了下，没事，结案了。”他轻描淡写，仿佛在谈论天气。可当我指尖小心翼翼地触碰到

那微凸的印记，他肌肉瞬间的紧绷，泄露了未曾言说的惊险。那一刻，我指尖下的温热仿佛灼烧着心房——原来英雄的史诗，是以血肉为纸、忠诚为墨，每一笔一划镌刻而成的。我终于懂得，他每一次转身离去的背影，都是在无声中将身軀铸成盾牌，稳稳立在危险与我之间，这份沉甸甸的守护，是亲情最坚硬的铠甲。

深冬时节，他脚跟上顽固的冻疮又如约而至，深紫色的硬块盘踞在皮肤上，是雪夜漫长蹲守时，刺骨严寒刻下的勋章。眼神扫过那些粗粝的冻痕，泪水毫无预兆地滴落——原来超人并非

金刚之躯，我的英雄，只是以凡胎肉体，在冰霜荆棘中为我踏出一条平安归途。这伤痕里的痛楚与坚持，是亲情无声的负重前行。

晨光熹微中，父亲再次整装。我轻轻环抱住他挺直的脊梁，那里没有披风猎猎，却自有千钧之力，撑起一片苍穹。最深的亲情，是穿透缺席的表象，读懂那沉默背影里全部的守护，于无声处听惊雷——他双肩所承载的，何止一个小家的檐下温暖？那枚闪亮的警徽之下，是广袤人间的岁月静好，无声诉说着一位父亲，以热血与忠诚写就的、最辽阔深沉的亲情诗篇。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 老街抗战老兵的往事

□ 曾广洪(重庆)

军人与英雄的时代。我尚在玉龙老街读小学，满脑子里都装着老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故事，尤其敬佩参加了中印反击战立功受奖当营长的堂叔。在大人们的闲聊中，我无意间知晓了几个老人的过往，原来他们也是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兵呀。一番抽丝剥茧之后，老兵们的过往才露出端倪。

李发良，生于1900年，读过私塾。他在1939年随同川军范绍增部辗转于江西、浙江、湖北等地，因机智勇敢，杀敌有功，晋升为副团长。遗憾的是，在1948年底，死于“淮海战役”。当时李么婆每个月还坐滑竿去永川领取抚恤金，她后来担心家庭成分问题受牵连，遂将丈夫的照片、军服与抚恤证全部毁掉。

李国轩，生于1912年，当了3次壮丁，算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在1942年初，他随远征军入缅作战。在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的指挥下，参加了“同古保卫战”，重创日军。但因英军的溃退，最终被迫突围回撤，从“野人山”里捡了条命回国。后经美军的严格训练与更换先进武器，参加了缅北、滇

西反攻。他曾经说过：初次上战场吓得“打摆子”，只要枪炮一响就豁出去了。小日本的强悍与残忍出了名的，枪法特别准，稍不留神就会成为枪下鬼。我们经过美国教官几个月的丛林作战集训，在射击科目中，子弹堆起随便打，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在反击战中，他任机枪班长，一梭子撂倒几个敌人，那才叫过瘾。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美军运输机将他们运送到北平对抗共军，他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于是，悄悄逃回老家。他以熬制土磺火药营生，儿孙满堂，于1990年寿终正寝。

夏么爷在玻璃厂烧锅炉，无儿无女，沉默寡言的性格，但只要一问起他打仗的事情，精神马上就来了。他会武术，分配到侦察班。他说，在缅甸的热带丛林里，毒蛇与旱蚂蚱最可怕，根本无法防呀，人死了几天就被变成一堆白骨。那些日鬼子杀人眨眼，在晚上“摸夜螺丝”过来，许多哨兵被其一刀削掉脑袋。我们也不会心慈手软，半夜三更潜伏到敌人阵地抓活的审问情报。日本老兵经多年的实战，单兵素质没法

比，打死不投降，但其新兵就差多了。

吕经国，生于1913年，也是“两丁抽一”抓壮丁去的。在作战中玩命不怕死，加之“川耗儿”狡猾，两年内被提升为步兵排长。他告诉我，在1944年5月发起的“腾冲战役”中最后攻日军堡垒时，冲锋的弟兄们一批批倒下，血流成河，但没有哪个后退半步。抗战胜利后，他带回俊俏的腾冲姑娘梁贵英回家，着实风光了一阵，在老街成为饭后茶余的美谈。

我在查阅史料后得知，在抗战期间，玉龙老街与全国同胞一道，不亡国奴，积极投入抗战热潮之中。利用产煤出铁的优势，铁匠们赶制20余万把十字镐支援前方挖工事。欧善直、徐培德等乡绅，积极捐款购买枪支弹药和药品，献给前方战士打击侵略者，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老街动员了几十个热血青年杀敌报国。胡应奎、周述云、刘明高、杨超林、吴俊、汪富成、秦桐森、陈德宣、曾树云等牺牲在战场上。

抗战老兵精神不死。他们舍身报国的英雄壮举，老街的后人永远不会忘记。

# 父亲的硬骨头

□ 晏杰芳(湖南)

整夜，父亲咳个不停  
仿佛有块硬骨头卡在喉间  
既咳不出，也咽不下

这硬骨头，他含了一生  
四岁那年，翻涌的沸水池  
突然吞噬了爷爷的英年  
雾气蒙住童年那扇裂缝的窗  
改嫁的风，吹远奶奶的背影  
父亲与大伯，守着三面邻墙的破屋  
听漏穿四壁的风声长大  
后山的豺狼叨着半枚月亮  
把父亲踉跄的脚印，嗅作救命的口粮

父亲的脊梁，始终挺得笔直  
夜夜辗转不睡的他  
服下先生递来的草药汤  
体力不支倒在墨字的麦场  
镰刀割断麦穗的荣光  
从村小摇晃的讲台  
到城市优秀教师的勋章  
——那镀金早已褪成鬓角的霜  
往返八十里路把鞋底磨穿  
半生粉笔雪落满肩头  
却在遇见领导时  
总低头绕路  
脊骨绷成田野里固执的红高粱

瘦弱的身躯，其实并不硬朗  
童年的饥饿，早已空他的胃  
那次胃出血，差点掐灭生命的光  
是母亲，用磨出老茧的手  
为他缝补漏风的胸膛

退休了，曾向往远方的父亲  
把地图折成纸船锁进抽屉  
只因为母亲步履蹒跚  
巴陵古城的大街小巷  
便成了他每日的朝圣路  
一个花白头发的背影，丈量着晨昏  
脊梁微弯，骨头  
却在深处，咯响着倔强

今夜，他又在咳嗽  
咳得那么用力，仿佛要把  
这沉沉的夜，咳出一个洞  
那洞越来越大，越来越亮  
悬在天上——  
漏下一地缺角的月光  
也凉透我褶皱的掌

